

三 號 閨 門

羽

揚

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4 •

小 說
三 號 閨 門

著 者 羽 揚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
大東印刷廠印刷

洽興記裝訂所裝釘

*

書號(422) [I II 62] 本書50200字

根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紙型重印

本書曾印二次

一九五四年三月上海第一次重印

本次印數3500冊

累計印數13500冊

定價3,500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目次

三號闖門·····	一
生產委員·····	四八
馬傳尙·····	六七
『人人嫌』·····	八三

三號閘門

『轟轟！』猛烈的爆炸聲，把江水掀到岸上，四周圍的玻璃窗，被震得粉碎。這是蔣匪幫在解放大軍橫渡長江以後，用刺刀把全廠工人趕出廠，破壞了機器倉庫，接着又用五百磅炸藥把全廠工人的飯碗根——最大的三號船塢閘門給破壞了。

當這爆炸聲音傳到閘門起重工人王大榮的耳朵裏，他忘了身上的病，忘了上身子還沒穿衣服，就丟下剛吃上一口的飯碗，從牀上掙扎下來。在門口他咳了幾聲，擡頭就看見西邊一股濃煙沖上雲霄，遠處還有爆炸的回聲嘩啦啦的響。他拖着鞋子，一步一步的走回來，把頭向胳膊裏一埋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坐在牀沿上，一言不發。過了大半天，才咬牙切齒狠狠地罵了幾句：

『他媽的……畜生，你們這批吃人不吐骨頭的畜生……好辣的毒手……』

他老婆急得滿頭大汗，好不容易把他扶上牀，蓋好被子，把飯碗放在牀頭，輕輕地對他說：

『他爺，炸就炸了，你身子要緊，快吃飯吧！』王大榮一肚子火正沒處發，把飯碗一推，大聲地

說：

『吃飯，吃飯，你就知道吃飯，飯碗都給他們砸了，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！』說着翻了一個身，把被子向頭上一蒙，在裏面唉聲嘆氣。

二

提起王大榮這個人，別人都說他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，而實在說，他還不滿四十。只因爲長年的勞動和憂慮，使得他臉上刻滿了皺紋，加上他時常板起一副面孔，眉毛鎖得緊緊的，皺紋就越看越深了。

早在王大榮十六歲的時候，他的爺，因為地裏的莊稼遭到旱災，老天爺幾個月不下雨，沒有收成；自己沒油沒米，地主家還逼着要租子，向人家借了幾個錢，利加利，利滾利的，再也沒法還清了。就在一個夜裏，他爺領着他，兩個人偷偷地離開了莊子，一路上要飯，向人家求討，才逃到上海，找到了同村的一個老鄉，介紹他父子倆進了廠。

當時王大榮在起重部當一個學徒，大家看他年紀輕，也不大叫他幹活，只是叫他拿拿繩子，推推空車子，有時看看東西；加上王大榮還有一股小孩子脾氣，到廠裏來什麼都不懂，只好這邊去看看，那邊去玩玩。別人見了倒沒有閒話，只是他爺爺時常在家裏拉他的耳朵，指着他的鼻尖罵。有一次，他爺爺火了，拿了一根棒子，劈頭就是一下，罵道：

『小畜生，你再不好好的幹活，你就不要進我這個門……』打得王大榮抱頭大哭，雙腳直跳，過了大半天，他爺爺才平下這口氣，把王大榮拉到身邊，給他揩眼淚，摸着他的頭，好聲好氣地說：

『大榮，你知道你爺爲什麼受苦受難逃到上海來？因爲在家鄉一點地都沒有，腳下踩的頭

上頂的，都是財主家的。今天還不用心學些手藝，看你將來到什麼地方吃飯去？你爺老了，也過不了幾天，你娘也死了，以後就盼着你來苦生活了……』

一年二年，三年四年慢慢的過去了，王大榮也長大了，懂得不少事情，也用功學手藝。看到起重機來了，他就爬上去，擠在司機旁邊，問這問那；看到人家在打結，也跑上去幫一把；看到人家在測量重量的時候，他也跑上去，瞪起一雙大眼，豎起耳朵，仔細的聽。他爺爺也很高興，但是他爺爺在抗戰的那一年生了病，在病中連忙託人給王大榮辦了喜事，而他爺爺的病始終沒有治好就去世了。

王大榮的技術越來越好，從學徒升到長工，和他一起幹活的老工友時常在談着：要是他爺還在的話，他一定會樂得不得了。的確，廠裏有什麼再重的鐵板吊不起來的時候，有什麼再難裝的生活，只要他一到，事包成功。

王大榮有了這一手好技術，工人都待他很好，就是廠方用另眼看待，不提升他，也不給他加工錢。平時他還吃了不少的苦頭，比方在包工時，包工頭爲了自己多賺錢，這邊叫他去幫忙，那邊

也叫他去幫忙。到了這邊，那邊包工頭見到他，就是橫眼睛豎眉毛；到了那一邊，這邊的包工頭見到他，開口就要罵，動手就要打。這一來，背後造他謠的也慢慢多了，一會兒說他偷廠裏的東西，一會兒說他把工具丟到黃浦江裏去了，弄得王大榮兩頭受氣。起初王大榮有一股牛脾氣，認為自己是憑技術吃飯，決不拍馬屁，什麼親什麼故都不認，不管他們那一套；可是後來再也鬥不過那些狡猾的包工頭們。第一次他們在廠長面前說一句話，找他一個錯，扣他十天工資，第二次就把他開除了。王大榮回到家裏發脾氣，摔碗打碟的，恨透了廠裏，下決心不再幹這個生活，一天二天過去了，日子長了，別的事也找不到，看看米袋也空了，油瓶也空了，口袋裏摸不出一個銅子來，肚子裏整天叫喚飢餓，他不得不忍氣吞聲的買了些點心，說了許多好話，託上個人，又進了廠。從此王大榮就有了一些改變，遇事他總是低着頭不作聲，聽見就當沒聽見似的。住在王大榮隔壁的小田，時常爲他打抱不平，但王大榮總是搖着頭，嘆口氣說：『唉！人家樹大根深，我們是在人家樹底下吃飯，不低頭有什麼法子呢？』

解放前，王大榮生了一場病，頭昏腦脹，天天發燒。當遠遠的砲聲在上海市郊響起了的時候，

家家戶戶的門都關得緊緊的，街道上川流不息的過着慌慌張張的蔣匪軍。當王大榮知道蔣匪幫要破壞開門的時候，他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急得團團轉。這是他的命根，可怎麼能炸呢？他希望解放軍快點打過來。但是三號開門仍然給那卑鄙的蔣匪幫下了毒手把它炸了。

隨着上海解放，紅旗插到廠門口，歡迎解放軍的紅綠色標語貼滿了廠裏。又來了接管組和軍事代表，召集了工人職員，進行了機器倉庫的修理。因為大家忙着工作，廠裏也沒有人來看王大榮，只有工會籌備會託人帶給他一封信，叫他好好休養，請醫生看。可是王大榮呢？心亂如麻，想着自己生了病，也沒有參加護廠隊，將來進廠，人家要不要呢？共產黨對咱怎樣呢？是不是和過去一樣，換湯不換藥，照舊老一套？三號開門能不能修，飯碗保得住保不住？……一連串的問題，在他腦子裏解不透。有時小田跑來對他說：『大榮哥，這下子可不要再愁了。』『大榮哥，工人翻了身，軍代表宣布，我們工人當主人了。』……這些話王大榮聽了很高興，就巴望有這麼一天。可是後來想想不對勁，年紀輕輕的總是看眼前的事，我王大榮又不是小孩子，看到的還不多嗎？日本鬼子、國民黨剛來的時候，還不是說如何好，如何強，叫大家好好做工，加工人工錢，到後來卻一個

個翻臉不認人了。共產黨來了，說不定也是這一套，賣瓜的誰肯說瓜苦呢？

三

要修三號閘門了，軍代表接到上級的命令，除了請工程師做一個工程計劃以外，隨後就召集了工人開大會說：

『國民黨破壞的廠房，我們已經蓋起來了，打斷的電線桿，又接起來了，機器也大半修好了，蔣匪幫挖的戰壕，也給我們填平了。我們用了自己的手、肩膀，要把自己的廠建設得漂漂亮亮。可是我們的三號閘門還沒有修，我們的船就要進塢修理了，大家要以突擊的精神，在最短的時間內，把三號船塢閘門修好，要快快快！這是支援前線光榮的任務，我們工人階級要帶頭幹。』工友們給軍代表一說，就像乾柴灌進了火油，燒了起來，有許多人當場摩拳擦掌說：

『對！大夥兒加油幹！』

『擁護軍代表的號召！』

『修好三號閘門就修船，接着幹。打下臺灣，找他們狗爺的去算帳。』

.....

當這個消息給王大榮知道了，心裏樂得一下說不出話來，第二天一早，在牀上再也坐不住了，就披上衣服要上班。他老婆一把拉住他焦急地說：

『哎呀！你忙什麼？工會裏不是叫你多歇幾天嗎？』

『放手！我的病已經好啦！還不上班？』他一面說一面朝外走，他老婆還是拉着他的胳膊，跟着走出來，他把手一甩，喝道：

『人家對我們已經把大門開開了，你還不進去，你想死是吧！』

王大榮在工會裏登了記，和工會籌備會主任談了一下，急忙去看三號閘門，出了工會門口，一眼瞭見江邊的吊桿豎立得像樹林一樣。幾個大煙囪都在突突的冒煙，新修好的廠房上，綠油油的一大片新瓦，道上的起重機一輛輛的開過去，工友們一堆一堆的在幹活。這些雖然變了樣，

但他都不能仔細的去看，急忙跑到船塢邊，兩隻眼睜得大大的，緊緊的注視着閘門。

三號閘門的上邊，差不多給掀光了，水面上只露出殘餘的一小半，和一架被炸壞的抽水機，江水在塢裏塢外閘門的空隙中間來回的淌着，炸藥像一把鋒利的刀，把閘門鐵板削成無數的小塊，飛落在岸的四邊。王大榮彎下腰拾起一塊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『好好的閘門給破壞成這個樣子，國民黨反動派真不是人養的……』正當他要擡頭的時候，後面有一隻手搭在他肩上，回頭一看，一個穿黃軍裝的人站着，高高的個兒，看上去有三十幾歲的樣子。胸脯別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號。

『老工友同志，不要嘆氣了，國民黨反動派破壞了閘門，我們工人階級就有力量修好它，老工友出個主意修它吧！』那個穿黃軍裝的有說有笑地講道。

『這……有工程師，他怎麼說，我們怎麼做。』王大榮一時不知怎麼回答才好，便吞吞吐吐地說了上面這兩句話。

『工程師出主意，工人也要動腦筋，大家都出力，人多辦法好。』

『是是！』王大榮一下不知道說什麼好，心裏卻想着：『這個穿黃軍裝的身不掛槍，腰不繫皮帶，不三不四的打聽這些幹什麼？』

『咳！你怎麼有些怕我？我又沒有長着三頭六臂！老工友，你是那一部分的？』

『起重部的。』

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我叫王大榮。』

『啊！你就是王大榮！你的病好了嗎？』這可使王大榮吃了一驚，怎麼他也知道我生病了，他是什麼人，管什麼事的。可是穿黃軍裝的卻抓住了他兩手，搖着說：

『哎呀！老工友同志，我早就打算要去看你，只是事情太多，抽不出空來，你看又要修閘門了。』

王大榮奇怪的點着頭，又連咳了幾聲。

『你是有經驗的人，在廠裏幹了這麼多年，那一樣活快慢，逃得過你們的眼睛？出個主意修

修它吧！有空到我那裏去談談。』穿黃軍裝的指着不遠的那座紅房子，就告別回去了。王大榮望着他走去的背影。

『王大榮，王大榮……』從西邊跑來了小田、劉棒、老杜一大羣工友。小田跑的最快，喘着氣第一個抱着王大榮。

『小田，』王大榮用手指着問：『那個穿黃軍裝的是誰？』

『你還不認得？就是我們的軍代表，負的責任可大啦。』小田天真地用兩隻手比畫着。

『是大亨！頭號的官職。』劉棒一面補充，一面豎起大拇指在眼前搖晃。

『大亨！』王大榮心裏感到奇怪，怎麼西裝也不穿一件，衛兵也不帶一個，說話又這麼和氣，又和我拉手，要我到他那裏去談談。同時他又感到這軍代表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一樣，一點架子也沒有，又和氣，又親熱。

老杜不知從那兒帶來個消息，說工程師修閘門要三個月，於是這兒一堆那兒一堆都談論起來。大家也是爲着它，才跑來找王大榮。還是老杜先開了口：

『我看三個月太慢了，現在幹活不是從前那個勁兒，以前是工作等人，現在是人等工作，一個快一個。』

『對！說起以前，那真是五個人幹活，三個人睡覺，兩個人望風，那算幹個雞巴活！』小田也補充道。

『以前是八折生意八折貨，八折生活八折做。』另一個工友也說了一句，然後大家把眼光都慢慢的集中在王大榮的身上，好像說：王大榮，你有經驗，你出個主張吧！其實王大榮的腳步一走進工廠，就想着修三號閘門的事，他看了看大家，又看看三號閘門，然後說道：

『我看只要四十天就行了！』

『四十天？』大家詫異地問道，相互看看。

『不行！不行！我看辦不到，你技術再好，人家到底是工程師，高山總遮不了太陽。』劉棒講道。『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。讓大榮哥說下去。』另一個工友插嘴說。接着大榮就把心裏的計劃一是一二是二的說了出來，大家又補充了許多意見。最後小田站起來提議道：

『大榮哥，上軍代表那兒提個意見去。』

『提意見，你想的倒怪好，』劉棒眼一瞟嘴一歪，給大家洩氣的講了下去：『人家千鎚打鑼，一鎚定音，早就商量好了，還要你去說？』

『對啦！對啦！還是慢慢點，看風使舵有把握，別攪的不好，打碎了大家的飯碗，那可完了蛋。』

王大榮呼應着劉棒的話。

『噯，大榮哥，到軍代表那兒去怕什麼，人家剛才不是同你談過話了嗎？現在不是以前那個世道，有技術有本領的應該全拿出來建設自己的工廠，爲自己幹活，軍代表把話說的明明白白，還能打自己的嘴巴！』老杜一面解釋一面拉着王大榮就要走。

『對！對！把意見提上去。』大家也催着。

『好！把意見提上去試一試。』王大榮想到這裏，就同老杜一起去了。